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希腊诗歌丛编

娄林 贾冬阳 ● 主编



[古希腊]阿波罗尼俄斯 ● 著

阿尔戈英雄纪

译文

Argonautica Apollonii Rhodii: translatio

罗道然 ● 译笈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古希腊诗歌丛编

娄林 贾冬阳 ● 主编



阿尔戈英雄纪

译文

Argonautica Apollonii Rhodii: translatio

[古希腊]阿波罗尼俄斯 | 著
罗道然 | 译笈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尔戈英雄纪 / (古希腊) 阿波罗尼俄斯著; 罗道然译笺.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 - 7 - 5080 - 6094 - 1

I. ①阿… II. ①阿… ②罗… III. ①史诗—古希腊 IV. ①I54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8889 号

阿尔戈英雄纪 (全两册)

[古希腊] 阿波罗尼俄斯 著

罗道然 译笺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开

字 数: 607 千字

印 张: 20.375

定 价: 64.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古希腊诗歌丛编”出版说明

自荷马和赫西俄德以来,古希腊诗歌就承负起教育希腊人的使命,“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流传至今的古希腊诗歌大多是合唱诗歌(或者合唱诗歌残篇),传诵这些合唱诗歌,便是城邦民的教化过程(柏拉图,《法义》654b)。正是这一关乎民众性情的教化性质,使得古希腊诗歌具有与现代诗歌几乎截然异质的品性。从根本上讲,古希腊诗歌关涉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政制)最好,而非仅仅是个人的在世欢欣和痛苦。对我们来说,研习古希腊诗歌不是出于文人雅兴,而是为了解西方文明的根基和品质。

古希腊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在我国学界迄今未受重视,语文不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究其根本,缘由更是:现代诗歌品味的拘囿和哲学在现代文教制度中的霸权地位。西方现代抒情诗歌进入中国,既摧毁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达方式,也阻碍了西方古典诗歌在中国的流传。从接受顺序上讲,现代诗歌反倒显得比西方古典诗歌更为“古典”。这不单是时间的错置,更是思想品位的颠倒。由此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方面,我们长期漠视西方古典诗歌,另一方面,即便研读古典诗歌也不免带上种种现代(或“后现代”)的理论框架——我们非常喜欢尼采,却对尼采的如下教诲视而不见:“在古代抒情诗面前,我们的现代抒情诗就像没有头颅的神像。”哲学成为学院之王,是康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普及教育的兴起,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德性传统一再遭受哲学式的鞭问——通俗哲学最终得以取代传统诗教,现代诗歌(或者文学)也随之沦为生活的调料。

我国有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胥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荷马、赫西俄德

2 阿尔戈英雄纪

和品达三位大诗人影响尤为深远,传世作品的篇幅也相对较多,西方学界的翻译和研究汗牛充栋,本工作坊均已独立立项,本“丛编”仅收录其余古代希腊古风诗人的诗作,旨在通过学习西方古典诗教传统,增进我们对自家诗教传统的体认:一,编译笺注体汉译本,二,以希腊古风诗人为重点,采译西人研究诗人和诗歌的佳作。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丁组

2010年7月

译者前言

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是古希腊时代除了两部“荷马叙事诗”^①之外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长篇叙事诗,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这部诗作展开认真的研究。

《阿尔戈英雄纪》问世于古希腊时代末期,对古罗马文学乃至其后所有的叙事诗人们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荷马叙事诗”是后世诗人永恒的榜样,但“荷马”的时代太过古远、深厚,要接近其真正的精髓需要一把钥匙,对于古罗马时代以后的叙事诗人们,《阿尔戈英雄纪》就是这样一把钥匙。事实上,阿波罗尼俄斯之后的叙事诗人们在学习“荷马”的榜样进行写作时,都要参照《阿尔戈英雄纪》对“荷马叙事诗”的理解和发展。^②

《阿尔戈英雄纪》的艺术水准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用穆雷(Gilbert Murray)的话来说,“《阿尔戈英雄纪》中的美狄亚和伊阿宋,比模仿者——《埃涅阿斯纪》中的狄多和埃涅阿斯更为妙趣横生、更为自然”。“阿波罗尼俄斯有着真正的独创精神,他的观察能力出众,作品

① 译者在使用“荷马”或“荷马叙事诗”等名词时加入引号,这是因为在后代对古典作品的研究中,“荷马”已经成了古代行吟诗人的代名词,赫西俄德的时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一切叙事诗作品(包括《伊利亚特》、《奥德修纪》与一些叙事诗残篇)都被认为是“荷马”所作。也就是说,“荷马”并不是某一个实有诗人的名字,而“荷马叙事诗”也只是《伊利亚特》与《奥德修纪》这两部经过无数行吟诗人反复增添、加工、修订后才告完成的叙事诗的总称,并不是“荷马”这样一个人的作品。可参见 G. Murray,《古希腊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1911),第4至15页。

② 译者在这篇前言的后面部分以及《阿尔戈英雄纪》的笺注部分将会择取一些相关段落,探讨“荷马叙事诗”对《阿尔戈英雄纪》的影响,以及《阿尔戈英雄纪》对维吉尔、卡图卢斯、奥维德乃至弥尔顿和考利(Abraham Cowley)等诗人的影响。

中蕴含的感情力量更是强大,……我们不得不承认,古代希腊的万千气象,过去从未如此地用语言表现出来过,但在阿波罗尼俄斯的作品中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至于描绘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阿波罗尼俄斯绝对是首屈一指的。”^①确实,在聆听或阅读《阿尔戈英雄纪》之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古希腊社会的万千气象,我们所获得的触动与美的享受更是恒久的。

更为重要的是,阿波罗尼俄斯并不仅仅是一个叙事诗人,他还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阿尔戈英雄纪》是一部集大成的巨作,不仅涵盖了史诗、抒情诗、戏剧等诸多文学形式,还包括了地理、民俗、天文、气象、历史、博物学和哲学等众多门类,可以说是整个古典学界共同享有的一个宝库。

一、阿波罗尼俄斯的生平

《阿尔戈英雄纪》的作者阿波罗尼俄斯,一般被称为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俄斯(Ἀπολλώνιος Ρόδιος,在各种西方语言的文献中比较通用的是拉丁名 Apollonius Rhodius)。之所以加上罗得岛的这个修饰词,主要是因为古希腊人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名字,这就导致名叫阿波罗尼俄斯的古代名人有很多,为加以区分,古希腊人一般使用别号、头衔或地名作为名字的修饰词(读者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由此就可以理解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在介绍人物时为什么要“繁琐”地介绍与其有关的谱牒、生长地等各种情况,对同名者加以区分就是原因之一)。不过,本书中提到的阿波罗尼俄斯确指为《阿尔戈英雄纪》的作者,因此译者在论述中省略了罗得岛的这个修饰词。^②

^① 参见 G. Murray,《古希腊文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1911),第304至306页。

^② 在我国已出版的文献中(尤其是科学史研究文献中),经常出现一个与《阿尔戈英雄纪》作者同名的数学家——佩尔格的阿波罗尼俄斯(Apollonius Pergaeus),不过相关译者为图简洁,中译时一般把这个名字译为阿波罗尼并以此作为惯用译名。是以本译者在译本中把《阿尔戈英雄纪》的作者称作阿波罗尼俄斯而不加罗得岛的时,并不必担心人物身份上的混淆。

关于阿波罗尼俄斯其人,历代的学者基本都只靠三篇流传下来的简短生平进行研究和推测,直到1882年在埃及的俄克叙林科斯(Oxyrhynchus)附近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献手抄本,^①在这些文献中,学者们发现了一块残篇,上面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一些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馆长的姓名。^②研究《阿尔戈英雄纪》的学者们本来以为以往诸多争论能够因此而获得定论,但是兴奋之余却发现,这个残篇为关于阿波罗尼俄斯生平的研究加入了更多的混乱。造成这一混乱最主要的原因,既是因为相关资料的缺乏,也是因为目前掌握的仅有的一点资料中间有着相互矛盾的地方。先看一看我们能够掌握到的仅有的关于阿波罗尼俄斯其人的四篇简短生平:^③

第一篇(“生平A”):

《阿尔戈英雄纪》的作者(ποιητής)阿波罗尼俄斯生于亚历山德里亚(Ἀλεξανδρείς),他是希娄斯(Σιλλέως)或伊娄斯(Ἰλλέως)之子,也是托勒密的后裔。他与托勒密处于同一时代,是卡利马科斯(Καλλιμάχου)的学生,最初他专门跟随卡利马科斯学习,而后则转向诗歌创作。据说他还在十八岁左右时(ἔτι ἔφηβον ὄντα)就公开朗诵(ἐπιδειξάσθαι)了《阿尔戈英雄纪》,但遭到恶评。由于无法

① 这些文献一般被称为俄克叙林科斯古草纸(Oxyrhynchus Papyri)。

② 从与这块残篇一同出土的其他文献的时间以及对其的碳元素测定来推断,这块残篇上的内容是在公元2世纪被书写上去的。

③ 前两篇生平——一般被称作“生平A”与“生平B”,最早见于巴黎图书馆手抄本上,译者根据的版本是法国古典学家R. F. P. Brunck编纂的手抄本注疏辑:《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古代注疏辑》(Argonautica: Scholia vetera in Apollonium Rhodium, Fleischer, 1813)。

第三篇生平出自托名为苏伊达斯(Suidas)所作的《苏达辞书》(Σοῦδα,拉丁文转写之后通常作Suda或Souda),当中有一个关于阿波罗尼俄斯的短小条目。译者根据的版本是I. Bekker编辑的版本:Suidae Lexicon, Reimer, 1854。

第四篇就是本页注①所说的“俄克叙林科斯古草纸”中的那块残篇,牛津大学出版社将这块残篇的编号定为POxy. 1241。译者是依照牛津大学编辑的版本,同时参考了牛津大学官方网站上的原始残篇图片,进行的翻译。

承受公民们的羞辱与其他诗人们的指责和批评，他离开故土，去了罗得岛(Ῥόδον)并对原诗做了改进，经公开朗诵后获得了很大成功，于是他在署名时加上“罗得岛的”(Ῥόδιον)。在那里，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教师，罗得岛人也以公民权(πολιτείας)与尊崇来褒奖他。

第二篇(“生平B”)：

诗人阿波罗尼俄斯生于亚历山德里亚，父亲是希娄斯或伊娄斯，母亲是罗得(Ῥόδης)。他曾在亚历山德里亚跟随语文学家(γραμματικῶ)卡利马科斯学习并在那里写出本诗并公开朗诵，然而却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备感羞辱的诗人来到罗得岛，他在那里定居下来并以讲授修辞学为生，此后他便愿意自称为“罗得岛人”。这期间，他修改了原诗，经公开朗诵后获得了很大成功，因此罗得岛人以公民权与尊崇来褒奖他。有人说他后来回到了亚历山德里亚，还在那里再次公开朗诵本诗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被推举为穆赛昂(Mouseion)中图书馆的馆长。他被葬在卡利马科斯的坟墓旁边。

第三篇(出自《苏达辞书》)：

阿波罗尼俄斯，亚历山德里亚人，叙事诗人，曾在罗得岛上生活过(διατρίβας)，希娄斯之子，卡利马科斯的学生，与厄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欧佛利翁(Euphorion)和蒂马尔科斯(Timarchus)同时代，也就是被称作善行者(Εὐεργέτου)的托勒密^①的统治时代，接替厄拉托色尼成为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的馆长。

第四篇(出自“俄克叙林科斯古草纸”)：

[阿波罗]尼俄斯，希娄斯之子，亚历山德里亚人，卡利马科斯

① 指托勒密三世。

的[学生?],还曾作过第[三任?]国王的[老师?].接替他的是厄拉托色尼,之后是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Byzantius),之后是亚历山德里亚的阿波罗尼俄斯,人们用“编纂官”(ειδογράφος)的别号称呼他。……

如读者所见,这四个文本中包含互相矛盾的地方,比如阿波罗尼俄斯与厄拉托色尼谁接替谁出任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的馆长?阿波罗尼俄斯到底生活在托勒密二世时代还是三世时代?……还有一些手抄本使用的词语缩写以及残篇上字迹不清的地方都引发了很多争议。

不过,从这四篇简短的生平中,我们还是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可靠的信息:首先,四篇生平都说阿波罗尼俄斯本是亚历山德里亚人,^①而前三篇又都对这个罗得岛的修饰词的缘起做出了一致的解释,即阿波罗尼俄斯曾在罗得岛生活过;其次,第一篇生平丝毫没有提到阿波罗尼俄斯生涯后期的事迹,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篇生平在被抄写到流传至今的几个手抄本上时本身并不完整,那么阿波罗尼俄斯后来回到亚历山德里亚并成为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的馆长这个事实也就比较可信;最后,四篇生平都说阿波罗尼俄斯曾跟随卡利马科斯学习,这点应该也比较可靠。

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比较确定,卡利马科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10年,写作事业的黄金时期在公元前280至前250年;而其作品与《阿尔戈英雄纪》在题材上有许多联系之处的特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也大约生活在这个时期。这样,我们可以认为阿波罗尼俄斯生活在托勒密二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285年至前246年),而《苏达辞书》中所说的阿波罗尼俄斯生活在托勒密三世统治时期并接替厄拉托色尼成为

① 关于阿波罗尼俄斯的出生地,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就有了不同的说法,斯特拉波(Strabo)曾说:“虽然人们称《阿尔戈英雄纪》的作者阿波罗尼俄斯为罗得岛人,但他其实是亚历山德里亚人。”(《地理学》[Geographica]第12卷章3第37节)而雅典奈俄斯(Athenaeus)则说阿波罗尼俄斯是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人。

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馆长的说法可以放弃。^①那么,保守估计,阿波罗尼俄斯的出生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00至前290年之间,主要生活在托勒密二世的统治时期。从以上推断出的时间上看来,阿波罗尼俄斯很有可能是泽诺多托斯(Zenodotus)之后的第二任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馆长。此外,我们从《苏达辞书》中的厄拉托色尼词条中发现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μετεπέμφοθη δὲ ἐξ Ἀθηνῶν ὑπὸ τοῦ τρίτου Πτολεμαίου。[(厄拉托色尼)曾被托勒密三世从雅典召回(做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的馆长)。]这告诉我们,阿波罗尼俄斯在托勒密三世刚刚即位的时候从馆长的位置上离职。^②

关于阿波罗尼俄斯生平的诸多争论还在继续,至于他究竟为什么去罗得岛定居,什么时间去的,又在那里住了多久,至今没有任何相关的文献记载,也就只能是纯粹的猜测了。但是他在罗得岛居住的时间不会很短,因为阿波罗尼俄斯在罗得岛上完成并润饰了《阿尔戈英雄纪》这样一部在残酷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生存到今天的巨著;诗中一些有关航海的细节也提示我们,阿波罗尼俄斯曾在海滨的小港口中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限于篇幅,不再继续讨论,仅仅是介绍了许许多多说法里的一种。

除了《阿尔戈英雄纪》以外,阿波罗尼俄斯没有其他流传到今天的完整作品,但是通过其他古代作者的作品,我们能知道,阿波罗尼俄斯是一位警世诗诗人;^③阿波罗尼俄斯还曾写作过一系列讲述城邦起源故事的诗歌,古代作家经常引述这些作品;我们也知道,阿波罗尼俄斯不仅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个博学多才的语文学家与修辞学家,他关于“荷马叙事诗”以及当时被认为由赫西俄德与阿尔齐洛科斯

① Green认为《苏达辞书》中的说法源自将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俄斯与之后的编纂官阿波罗尼俄斯混淆。

② 以上提到的各个时间点的具体确切的时间很难考证,基本不可能给出准确的定论,译者相信,只要把关于阿波罗尼俄斯生平研究这四篇核心文献给出,相关的推论也能由其他学者得出。关于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在公元前3世纪的几位馆长的考证,请参见P. Green,《从亚历山大到阿克兴之战: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演变》(*Alexander to Actium: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 2nd Reprinted, Berkeley, 1993),第197至206页。

③ 参见安东尼诺斯(Antoninus),《变形》(*Metamorphoses*)第23篇。

(Archilochus)所作的诸多诗歌的评注在古代也非常著名。不过这些作品现在基本全部佚失,只有极少量尚有研究价值的残篇保存在其他作者作品的引述中,以及诸多古代作品手抄本上的注疏中。

综上所述,《阿尔戈英雄纪》的作者,罗得岛的阿波罗尼俄斯,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00至前290年的亚历山德里亚,生活于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师从卡利马科斯,曾任亚历山德里亚图书馆的第二任馆长。年轻时开始创作《阿尔戈英雄纪》,公开朗诵时失败;然后到罗得岛定居,并修改《阿尔戈英雄纪》,后公开朗诵,获得成功。

二、长篇叙事诗与短诗之争

作为公元前3世纪希腊世界文学的领军人物,阿波罗尼俄斯的老师卡利马科斯代表了当时的一种诗歌写作潮流,即“荷马”的伟大无人可比,而“荷马叙事诗”乃是难以模仿的(inimitabile),长篇叙事诗这种题材早在赫西俄德(Hesiodus)之前的时代就已经被终结了,同时代的诗人们应该以赫西俄德、品达(Pindarus)以及安提马科斯(Antimachus Colophonius,此人被认为是悲歌体诗歌最早的作者)为榜样,开发一些较为短小精悍的诗歌体裁进行创作——诸如凯歌(ὠδή)、牧歌(Idyllus)、警世诗(epigramma)等等。卡利马科斯残篇359中有一句著名的话:τὸ γὰρ μέγα βιβλίον ἴσον τῷ μεγάλῳ κακῷ。[一部大书,实乃大恶。]这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诗歌写作潮流。

然而,阿波罗尼俄斯并没有接受卡利马科斯的观点,他无法拒绝写作长篇叙事诗的诱惑,不仅如此,他还选取了古希腊人最为熟悉的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作为他长篇叙事诗的创作题材。“生平A”告诉我们,阿波罗尼俄斯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公开朗诵了《阿尔戈英雄纪》——很可能只有部分,因为5835行的六步格叙事诗不太可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但却遭到了失败。译者认为,阿波罗尼俄斯在这次公开朗诵失败后离开亚历山德里亚的原因,不仅仅是失败本身,为他招致指责与批评(如“生平A”所说)的也不仅仅是诗作本身,究其根本,长篇叙事诗创作与当时亚历山德里亚的文学潮流背道而驰

才是真正原因。很明显,阿波罗尼俄斯既没有放弃长篇叙事诗的写作,也没有放弃尚未成熟的《阿尔戈英雄纪》。四篇生平并没有告诉我们他究竟在罗得岛住了多久,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带着历史上最伟大的长篇叙事诗之一回到了亚历山德里亚并取得了成功。

很多古代文献都记载了卡利马科斯与阿波罗尼俄斯之间曾有长时间的争吵,^①自古文人相轻,在聚集了希腊世界中几乎所有知名文学家与学者的亚历山德里亚城中更是如此。无论卡利马科斯与阿波罗尼俄斯之间的争吵是否确有其事,《阿尔戈英雄纪》在亚历山德里亚获得成功是有可能成为这样一场关于长篇叙事诗与短诗争论的导火索的。而且,无论这场争吵是确有其事还是后人杜撰,如果要对《阿尔戈英雄纪》稍作深入理解,最好要对当时文学审美取向的大背景有略微的了解。

三、《阿尔戈英雄纪》的故事

在巴黎图书馆的《阿尔戈英雄纪》手抄本中有一段介绍本诗故事背景的注释:

萨尔莫纽斯之女提洛为波塞冬生下了涅琉斯与佩利亚斯两个儿子,之后,提洛嫁给了埃奥洛斯之子克瑞透斯并为他生下埃宋、菲瑞斯与阿米塔翁。埃宋有了儿子伊阿宋,菲瑞斯有了阿德梅托斯,阿米塔翁则有了梅兰波斯。

^① 自古及今,许多古典学家都以此为角度,对卡利马科斯的诗作和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进行解读,比如卡利马科斯的《献给阿波罗的颂歌》(*Hymnus in Apollinem*) 105至114行、《起源》(*Aetia*)开篇等处,都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卡利马科斯对阿波罗尼俄斯的攻讦(事实上,《起源》开篇写到的不知诗歌为何物的罗得岛土人的确很明显是在说阿波罗尼俄斯),《苏达辞书》关于卡利马科斯的诗作《神鸟》(*Ibis*)的描述中直接把这部作品说成是对阿波罗尼俄斯的辱骂。而《阿尔戈英雄纪》第4卷448至449行、902至911行等处则被认为是阿波罗尼俄斯对卡利马科斯的嘲讽。当然,这些说法都无法得到确证,但是争吵确实存在的可能比它是被杜撰出来的可能要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展开更多论述,可参见 P. Green,《阿尔戈英雄纪》(*The Argonautika*, California, 2008),第8至13页。

伊阿宋被送到马人克戎处长大成人,还学会了医疗的技艺,而伊阿宋之父埃宋则仍然生活在佩利亚斯的统治下。埃宋的兄弟佩利亚斯声称将会在伊阿宋从克戎那里回来之后把贴萨利亚的统治权交还埃宋。此后,佩利亚斯得到了一条来自阿波罗的神谕,神谕让佩利亚斯当心一个仅穿一只凉鞋的人,因为这个人将导致佩利亚斯的死亡。

伊阿宋在长大后回去找自己的叔叔佩利亚斯,想要得到自己父亲的统治权中的一部分。不过当来到阿瑙洛斯河并准备涉水而过的时候,他在河岸边发现了假扮成老妇人的赫拉。赫拉假扮的老妇人不敢过河,于是伊阿宋用自己的双肩扛着赫拉安全地过了河,只是有一只凉鞋在河中间的某处陷在河底的淤泥中不见了。伊阿宋仅穿着一只凉鞋来到了贴萨利亚的都城并走进了城里的人群中,此时佩利亚斯正在向众神献祭。佩利亚斯在看到伊阿宋之后想到了阿波罗的神谕,因而急切地想摆脱掉伊阿宋。佩利亚斯指派给伊阿宋一个任务,让伊阿宋远赴斯奇提亚带回金羊毛,然后佩利亚斯再交出统治权。佩利亚斯并不是想得到金羊毛,只是觉得伊阿宋将会在异邦人的土地上被杀,或者在航行时死于沉船。

这就是金羊毛故事的背景。^①

《阿尔戈英雄纪》讲述的故事,始自伊阿宋从希腊各地召集来当时几乎所有最著名的英雄人物,然后启程出发一同前往夺取金羊毛。本诗流传至今,一共 5835 行,共分为四卷,第 1 卷 1362 行,第 2 卷 1285 行,第 3 卷 1407 行,第 4 卷 1781 行。前两卷讲的是阿尔戈英雄们从希腊本土的伊俄尔科斯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金羊毛的所在地——黑海东岸斯奇提亚的埃亚城;后两卷讲述了阿尔戈英雄们在美狄亚的帮助下

^① 引文译自 R. F. P. Brunck 编纂的手抄本注疏辑:《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古代注疏辑》(*Argonautica; Scholia vetera in Apollonium Rhodium*, Fleischer, 1813),第 6 至 7 页。关于金羊毛的来历, Brunck 在同一本书中也用古希腊文写了一段背景介绍,关于这一段故事,请参见本译者于《阿尔戈英雄纪》第 1 卷 258 行所作的注疏。

夺取了金羊毛,又历经绝境,终于回到希腊。

从第1卷开始,当伊阿宋将远航科尔齐斯夺取金羊毛的消息传播开来,轰动了整个希腊,希腊各地的英雄闻讯纷纷赶到伊俄尔科斯的帕加塞港,在对阿尔戈英雄们进行介绍之后,伊阿宋告别了自己的父亲埃宋与母亲阿尔刻梅德,与其他众豪杰会合。在赫拉克勒斯的支持下,英雄们选举伊阿宋为首领,祭祀过神明后,驾驶着雅典娜督造的阿尔戈号快船,踏上了危机重重的金羊毛之旅。在航行途中,英雄们曾路经受到神明诅咒、只有女人的勒穆诺斯岛,受到盛情款待,一时迷茫的英雄们盘桓多日后在赫拉克勒斯的催促下才继续前进。在路过库吉科斯岛时,与大地所生者激战方得脱身;又因误会,同曾款待过他们的多里昂内斯人发生流血冲突,导致多里昂内斯国王和王后死去,因此受到猛烈暴风的阻隔后才来到米西亚。在这里,英雄们又与赫拉克拉斯等三人失散。在神明的干预下,英雄们放弃寻找,继续前进。

在第2卷开始时,英雄们来到贝布律科斯人的地盘,遇到了国王阿米科斯的挑战。宙斯之子波律丢刻斯代表应战,战胜并杀死了阿米科斯,其他人同时击败了贝布律科斯人的反击。在继续的航行中英雄们又克服了惊涛骇浪,来到比提尼亚,遇见了受到神明诅咒、被怪鸟监管、双目失明的老国王菲纽斯,在英雄们帮助下,菲纽斯脱离苦海,并代表神明向英雄们宣示了他们余下航程的种种曲折和道路,提醒英雄们将要遭受的考验和苦难。离开菲纽斯后,英雄们来到启程以来最严峻的关口——库阿内阿之石,在神明的帮助下,他们躲过了相互碰撞的岩石,涉险过关。途中英雄们虽然得到马里安迪诺伊人的食物和向导,但也失去了伊德蒙和提弗斯。伊德蒙特别是舵手提弗斯的死亡,使英雄们备受打击,不过受到神明鼓舞的英雄们另选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安凯俄斯担任舵手,继续前进。沿着菲纽斯指示的路线,英雄们来到阿瑞斯之岛,在战胜岛上怪鸟后,他们遇到受科尔齐斯国王埃俄特斯陷害、前往俄克美诺斯城、海中遇险的阿尔戈斯四兄弟,经过相互一番试探,双方结成同盟,同去科尔齐斯的埃亚城。

第3卷讲述的是,英雄们到达埃亚城外,伊阿宋前去拜会埃俄特斯,与此同时,由于预见到埃俄特斯绝不会善予金羊毛,英雄们需要得

到奥援,在天后赫拉与雅典娜的策划下,让爱神厄若斯使埃俄特斯的小女儿美狄亚在见到伊阿宋的瞬间就产生了疯狂的爱意。埃俄特斯向伊阿宋提出交出金羊毛的条件:驾驭喷火神牛耕种龙牙,战胜龙牙武士。面对考验,伊阿宋通过阿尔戈斯兄弟恳求他们的母亲劝说她具有魔法的妹妹美狄亚援手。由于为达到目的的伊阿宋向她示爱,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为了爱情,美狄亚最终决心背叛父母,心甘情愿地帮助英雄们。在美狄亚魔法的帮助下,伊阿宋最终通过考验,驾驭神牛、战胜了龙牙武士。

到了第4卷,当晚,美狄亚又施魔法迷翻守护金羊毛的毒龙,帮助伊阿宋盗走了金羊毛。埃俄特斯很快发现了真相,美狄亚逃至众豪杰处,与大家一同逃离科尔齐斯。科尔齐斯军队在美狄亚兄长阿普叙托斯的率领下,兵分两路随后追赶。危急时,美狄亚又设计欺骗哥哥,令伊阿宋杀死阿普叙托斯。杀死亲兄弟的罪行激怒了宙斯,使阿尔戈英雄们的前途更加坎坷,同时,美狄亚、伊阿宋必须经过净罪,才能获得宽恕,完成任务。于是,他们来到埃埃亚岛,请求美狄亚的姑姑基尔克为他们净罪。随后,在赫拉的安排下,众神帮助英雄们通过游移不定之石,在科尔齐斯追兵迫近时,登上德瑞帕内岛。在美狄亚的恳求下,通过与伊阿宋成婚,德瑞帕内的国王最终保护了美狄亚不被遣返,并瓦解了追兵。

当英雄们继续上路,快要返回希腊之时,被神明掀起的风暴刮到利比亚,陷落在蛮荒之地,又有几个英雄死在这里。走投无路时,在各路神明的指示和帮助下,英雄们肩扛阿尔戈号步行十二昼夜,最终找到正确的航路,千难万苦地回到希腊。

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故事是古希腊最早的传说之一,这段故事在传说中的发生时间甚至比“荷马叙事诗”中的故事还要早。^① 这导致我们难以确定阿波罗尼俄斯在写作时究竟采用了哪些资料来源,因为

^① 希腊人对金羊毛故事的了解程度丝毫不亚于对“荷马叙事诗”故事的熟悉,从此可见,阿波罗尼俄斯在创作时心中怀有的是怎样的壮志。事实上,《奥德修纪》中曾把伊阿宋乘坐的阿尔戈号船描述为尽人皆知的(*πάσι μέλοισα*,第12卷70行)。

从“荷马”的时代开始,以金羊毛的故事为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这必将导致其中关于各种细节甚至故事主干的说法流传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译者在上文中给出的本诗情节仅仅是最简略的介绍,事实上,《阿尔戈英雄纪》中不仅讲述了金羊毛的故事,还涵盖了几乎所有流传于希腊世界的主流神话,更包括了许多流传并不太广的传说,甚至很多地方性的传说。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作为一个学者型的文学家,阿波罗尼俄斯在创作中参考了流传至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庞大文献中的绝大部分。^①

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为后世关于金羊毛故事的叙说提供了一个最为经典的版本,从托名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us)的《古代神话集》(*Bibliotheca*,第1卷章16)开始,后世大多有关金羊毛故事的记述都依照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尽管在古代记述金羊毛故事的诗作有很多,但最为人所知的也是我们今天能够掌握到的文献有两篇,第一篇是托名俄耳甫斯所作的《阿尔戈英雄纪》,这部作品共一卷1384行(根据不同学者的校勘,究竟这卷诗中有多少诗行是伪作,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以阿尔戈英雄之一的俄耳甫斯为第一人称,讲述了夺取金羊毛故事中的一些主要事件,其中占据篇幅最多的是一些俄耳甫斯扮演主要角色的事件;另一篇则是品达的《皮托凯歌》中的第4首,其中对阿尔戈英雄们夺取金羊毛的故事有许多记载。不过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在故事上与以上两篇文献的共同点并不多。从本诗手抄本上的注释来看,阿

^① Mooney 在自己的注疏本中把阿波罗尼俄斯参考的文献分成八类:(1)“荷马叙事诗”;(2)其他古老的叙事诗;(3)早期地理学者的著作和民俗著作;(4)其他以金羊毛故事为题材的叙事诗;(5)偶然提到与金羊毛故事相关传说的著作;(6)有关赫拉克勒斯传说的诸多著作;(7)阿波罗尼俄斯感兴趣的不知名诗人的作品;(8)亚历山德里亚诗人的作品。参见 G. W. Mooney,《阿波罗尼俄斯的〈阿尔戈英雄纪〉》(*Argonautica Apollonii Rhodii*, London, 1912),第12至25页,其中有非常充分的论述。这还仅仅是阿波罗尼俄斯在整理诗中相关神话传说时参考的文献,若是算上修辞、地理、民俗、宗教、天文、气象、历史、博物学和哲学的相关部分,相关文献的数量简直是天文数字。不过这也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亚历山德里亚文学家写作的一种风气,诗作中必须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知识,还要有对古老的伟大作品的模仿。